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YU YAN XUE

语言学

王 华 崔俊影 经 芳 主 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语 言 学

主编 王 华 崔俊影 经 芳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学 / 王华, 崔俊影, 经芳主编. -- 延吉 :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688-5572-3

I. ①语… II. ①王… ②崔… ③经… III. ①语言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0515 号

语言学

主编: 王华 崔俊影 经芳

责任编辑: 张晓燕

封面设计: 曾宪春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 133002

网址: <http://www.ydcbs.com>

E-mail: ydcbs@ydcbs.com

电话: 0433-2732435

传真: 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 0433-2732442

传真: 0433-2733266

印刷: 北京市荣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88-5572-3

定价: 39.80 元

前 言

语言学是一门基础理论课，是国家教委规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在中学阶段的学习很少涉及语言学知识。本课程的内容虽平实、不深奥，可是学生普遍感觉陌生、不好学。大学阶段相关课程与语言学理论衔接不紧密甚至脱节的情况，更给本课程的教学增加了不少困难。如何教好这门课，让学生较好地掌握有关的基本知识，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与提高教学质量相关的因素很多，诸如师资水平、教材、优良的学风以及良好的教学环境、设备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名词术语比较多，而且相关术语间内在联系紧密，体系性强。如何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是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所在。

本书主要内容包含绪论、语言、语音、语义、词汇、语法、文字、语言与社会。本书内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从易到难，步步推进；从已知到未知，就是充分利用和借助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引导学生通过联想类比来感悟理解新知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未知真理的能力与兴趣。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相关论著，并引用了部分相关资料，除去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以外，其他的文献由于篇幅原因没有一一列出。在此，谨向这些文献与资料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语 言	9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	9
第二节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13
第三节 语言的基本职能	22
第四节 语言的社会性	27
第五节 世界的语言	32
第二章 语 音	35
第一节 语音和语音学	35
第二节 语言的声音	40
第三节 言语的声音	52
第四节 语音的历史演变	55
第三章 语 义	57
第一节 语义和语义学	57
第二节 区别性语义特征	61
第三节 义位的聚合与组合	65
第四节 词 义	75
第四章 词 汇	83
第一节 词汇的定义和分类	83
第二节 语言的词汇	84
第三节 言语的词汇	101
第四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	112
第五章 语 法	115
第一节 什么是语法	115
第二节 语法单位	117
第三节 语法手段	124
第四节 语法范畴	130
第五节 句法结构与句法分析	136

第六章 文 字	144
第一节 文字的性质	144
第二节 文字的形式和类型	148
第三节 文字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156
第四节 汉字的历史和现状	161
第七章 语言与社会	175
第一节 语言存在于社会之中	175
第二节 社会的存在促进语言的产生	183
第三节 社会的发展推动语言的演变	190
参考文献	202

绪 论

语言真有海涅说的那么大的魔力吗?语言不就是我们平常“司空听惯”的声音吗?其实,语言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里有一门值得我们为之献身一辈子的学问——语言学。在绪论里,我们将弄清什么是语言学,什么是狭义语言学和广义语言学,语言学的内涵和外延,语言学概论与其他课的关系;在绪论里,我们还将回顾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这样就可以为全书的内容提供一个总背景;在绪论里,我们将初步了解为什么语言学被认为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一、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语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我们天天都要讲话,天天离不开语言。可以设想,人类一旦没有了语言,那将是什么样子。语言对我们来说又太平常了,就像人天天都要呼吸,天天都要睡觉一样,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个既重要又平常的语言能否进行研究呢?回答是肯定的。专门研究人类语言的学科就叫语言学。语言学是一门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学科。由于语言本身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同时还和思维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语言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交叉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语言学显得越发重要。在教育界,语言学是各高等学校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必修课程。一般说来,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课程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古代汉语课程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包括上古、中古、近代等若干阶段;现代汉语课程主要研究中国“五四”以来的语言;语言学概论的交叉性最为明显,它不但涉及以上两门课的内容,还涉及大量的外语知识,并着重从理论上去研究语言。语言学概论是普通语言学(详见后)的入门课,属于狭义语言学(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册》),我们即将学习的就是这样一门课。语言学概论和上述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外国语三门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着重在理论上对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必须建立在个别的、实际的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在这门课中,我们将学习到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了解语言学的性质、功能以及它的结构,了解语言的现状、变化以及一般的发展规律。

语言不但可以研究,而且应该全面、深入地研究!

二、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分类

从研究的对象上,可把语言学分为个别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个别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种语言,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着重从理论

上探讨语言的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也叫一般语言学。

从研究的侧重点上,可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般理论。狭义的理论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广义的理论语言学也包括个别语言学的理论部分。和理论语言学相对,应用语言学是侧重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它也可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指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的范围较广,除了语言教学外,还包括词典编纂、文字制定、机器翻译、人工智能、情报自动检索、失语症治疗、信息传达处理等。有人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也都算在广义的应用语言学之内。

很明显,语言学概论属于普通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

此外,根据“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语言的的语言学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语言学。这种语言学的“语言”是指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系统,它是一种静态的、同质的纯语言学。索绪尔认为应该首先研究这种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在索绪尔当时看来只是一种以后再研究的设想,根据索绪尔的有关论述,言语的语言学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异质的、涉及方方面面的语言学。

第二种,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它是只有一个展望的静态事实。例如,截取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要素进行观察、描写,这种共时语言学也叫描写语言学。历时语言学研究不为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连续的一个代替另一个的成分间的关系,它是有前瞻与回顾两个展望的演化事实。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都属于历时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是用历史的方法研究语言短期或长期的变化规律,如汉语史、英语史。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运用历史和比较两种方法,发现几种语言在历史演变中的对应规律从而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构拟产生这些亲属语言的原始母语。

第三种,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也就是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索绪尔语)内部语言学、微观语言学是对语言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如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外部语言学、宏观语言学是指与语言学边缘相关的学科,如与社会、文化、人种、政治、历史有关的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等。

索绪尔认为,当时主要研究语言的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但是我们认为,在今天,上述后几种语言学也应该加以重视。本书就是全面运用这三对语言学并以之作为全书的框架的。

三、语言学研究的回顾与小结

普通语言学是对人类的语言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离开对历史的总结和现实的归纳就没有理论,所以对语言学研究进行一番回顾与小结是十

分必要的。它既可以使我们对方言研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可以为今后学习的内容提供背景和线索。

纵观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大致可以用“五段两线三解放”来概括。所谓“五段”,是指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语言学、交叉语言学五个阶段;所谓“两线”,现在是指“整齐论”与“参差论”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三解放”,是指历史比较语言学、索绪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这三个代表性的里程碑。

(一) 语言学研究的回顾

1. “五段”

(1) 语文学阶段。

语文学是一门研究古文献和书面语的学问。大家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社会步入了文明时代。千百年来,人类的祖先用文字给后人留下许许多多光辉灿烂的文献,它们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读这些文献,越来越感到困难了,这就需要有人专门对古文献做些讲解、注释工作,目的是让后人读懂文献,而不是研究语言,这就是语文学的起源。印度、古希腊与罗马、中国被认为是语文学发展的三个源头。公元前4世纪,印度学者巴尼尼在整理、注释梵语诗歌集《吠陀》时,写出了杰出的《梵语语法》。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塔尔库斯对荷马史诗进行编辑与整理,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写出了“语法最伟大的权威”——《希腊语法》。古罗马学者借鉴希腊人的经验研究拉丁语,代表人物是瓦罗和多纳图斯。瓦罗的名作《论拉丁语》一直被公认为权威著作。多纳图斯是《圣经》翻译家杰罗姆的老师,他著的《语法术》长期被当作标准课本。中国的语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中国是一个重文字的国家,自秦代以来,虽然方言纷杂,但文字基本保持统一。要研究古文献,必须围绕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来进行,于是便产生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通称为“小学”;出现了《说文解字》《广韵》《尔雅》等大批不朽文献。古阿拉伯的语文学出现相对较晚,大约公元七八世纪时,围绕对《古兰经》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学者与学派。

(2) 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

19世纪初,西方语言学学者开始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本身,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早期也叫比较语法)。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最先发现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有惊人相似的地方,于是大胆地提出“印欧语假设”,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德国学者施列格尔(F. von Schlegel)也看到梵语和欧洲许多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第一个提出“比较语法”。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首创者。这以后,丹麦的拉斯克(R. Rask),德国的葆朴(F. Bopp)、格里木(J. Grimm,即格林),俄国的沃斯托可夫等人进一步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他们以及之后的学者,如古尔替乌斯(G. Curtius)、施莱歇尔(A. Schleicher)、维尔纳(K. Verner)、梅耶(A. Meillet)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找出了不同语言的亲属关系。他们的研究使语言学摆脱了附庸地位,标志着语言学已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涉及多种语言,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中期,着重从理论上研究人类语言一般规律的普通语言学诞生了。奠基人先后分别是德国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与瑞士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洪堡特被公认为普通语言学的第一位奠基者,他的许多语言学观点被后代学者不断继承与发展;索绪尔被称作“现代语言学之父”,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于 1916 年编辑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集中体现了他的语言学思想,如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该书在语言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是从个别语言学的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对个别语言学起指导性的作用,因此研究的对象不限于语言的某一阶段。

(3) 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是结构主义的鼻祖。他认为在语言学领域里,存在着两种语言学——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在当时应主要研究语言的的语言学;他认为,语言实质上是一种符号体系,语言学应该研究这种体系的内部结构;他指出,语言有共时和历时两种状态,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传统语法属于前者,历史比较语言学属于后者。他不同意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者“只有研究语言历史的语言学才是科学”的说法,号召把当时的研究重心转向共时语言学。在索绪尔的影响下,出现了两大学派:一派叫心理社会学派,以梅耶、格拉蒙(M. Grammot)、房德里耶斯(J. Véndryes)、巴利(C. Bally)、薛施葛(A. Sechehaye)等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既是社会事实,也是心理现象;另一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又分三派:一是布拉格学派,以马泰休斯(B. Mathesius)、特鲁别茨柯依、雅柯布逊(R. Jakobson)等为代表。他们发挥了索绪尔的语言社会观,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在音位和音位区别特征理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被称为“功能派”;二是哥本哈根学派,以布龙达尔(V. Brondal)、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该派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说发展到极端,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所构成的符号,这种符号不依赖语音和现实世界而存在,因此他们研究的不是语言结构,而是抽象的关系结构。他们常常用一些同数学符号很相近的符号系统来代表传统的术语。他们的描写方法讲究精密。这一派也被称为“符号派”;三是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有博厄斯(F. Boas)、萨丕尔(E. Sapir)、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美国学派重视记录实际语言,重断代描写。其极端派排斥语言的意义。他们在描写中注重分布,并在其基础上对语言各单位进行切分、归并、分类和组合。这一派被称为“描写派”。以上三派,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的语言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4) 形式语言学阶段。

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转换生成语法崛起,才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是乔姆斯基。乔氏认为,语言描写和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建立一种理论,研究人的语言生成能力,即怎样用有限的成分和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乔氏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产生所有句子的语法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成和转换两个方面。生成规则又包括一套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插入规则。

前者用一套符号来表示,如: $S \rightarrow NP + VP$, $NP \rightarrow D + N$, $VP \rightarrow V + NP$ (S 代表句子, NP 代表名词短语, VP 代表动词短语, D 代表限定词, N 代表名词, V 代表动词)。如句子 The boy posted the letter (这个男孩把那封信寄走了), 见图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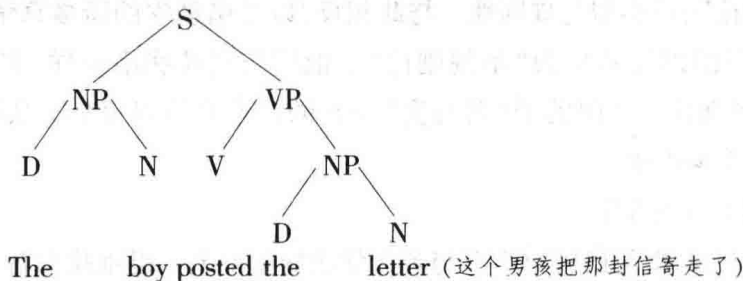


图 0-1 短语结构规则示例

词汇插入规则是生成合格句子的保证,即对一个句子内各成分加以限制。如上例,“posted”前的名词一定是生物名词(一般指人)。违反这个限定,就会生成不合格的句子,如“行头寄信”之类。“转换”主要指句式和结构的转换。开始时,乔氏指的是核心句与非核心句的转换,如肯定与否定、陈述与疑问、主动与被动等句式之间的转换,并制定了一套转换程序,如换位、添加、省略、替换、复写等。后来又提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转换。由于乔氏在转换与生成句子的过程中都采用形式化的符号表达,所以可以把他的学说称为“形式语言学”。围绕着语义的作用,形式语言学经历了若干个阶段,如古典模式阶段、标准理论阶段、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GB 理论阶段和最简方案理论阶段等。这种学说适合计算机的应用,克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只重表层结构而忽视深层结构的不足,但也暴露了脱离社会语境、操作手续烦琐等缺点。

(5) 交叉语言学阶段。

随着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语言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形成一些交叉性、边缘性学科。例如,语言学和社会学交叉,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克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孤立地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与形式的缺点,被称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再如,语言学 and 心理学、人类学、数学、病理学交叉,产生了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此外,语言学 and 模糊理论、应用理论、文化理论交叉,产生了模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目前,人们不但重视微观语言学,而且更加重视宏观语言学;不但重视语言的语言学,而且开始重视言语的语言学。我们的时代,正如科学家预言的那样——21 世纪是交叉科学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相适应,交叉性、边缘性是新时期语言学的最大特点。

2. “两线”

(1) 上古时期的两线斗争。

围绕着“名与实”的问题,两线斗争在西方和东方几乎同时涌现。在西方,大约是公元前 469 年至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的两个学生赫尔摩根与克拉底洛展开了第一次争论。赫尔摩根主张名由人定的习惯“约定论”,克拉底洛则主张名实相应的“本质论”。苏格拉底开始

支持克拉底洛的“本质论”,后来又支持赫尔摩根的“约定论”。第二次的争论时间比第一次的争论时间长得多。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方坚定支持“约定论”,并提出“类比论”,他与赫尔摩根一样,实际上主张“整齐论”,重类似与规则性。与此相反,以芝诺创立的斯多葛学派为另一方,偏爱“本质论”。他们的理论被称为“不规则论”。他们与克拉底洛一样,实际上主张“参差论”,重驳杂与不规则性。我国关于“名与实”问题的讨论开始得更早。从孔子、老子、墨子到荀子,各家都有不少论述。

(2) 中古时期的两线斗争。

第一次体现在七八世纪巴施拉学派与苦法学派的争论上。巴施拉与苦法是古阿拉伯的两个城市,以两巴维西为代表的巴施拉学派偏重古典阿拉伯语法,强调整齐、严谨;以基塞为首的苦法学派着重研究许多活的游牧部落的语言,强调参差与差异。第二次体现在十三四世纪的摩迪斯泰学派与普利西安语法的争论上。摩迪斯泰学派面向理论,重程式化形式,不考虑实际言语情境;普利西安语法则面向语言材料,立足文学文献,重实际用法。

(3) 近古时期的两线斗争。

第一次体现在17世纪的唯理论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斗争上。波尔·罗瓦雅尔修道院的普遍唯理语法是唯理论的突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现,思想是普遍的,所以语法也是普遍的。他们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是从语言内部研究人类语言。与此相反,被人尊为现代欧洲语义学鼻祖的洛克发扬了培根、贝克莱、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他们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外部感官的印象。第二次是以赫尔德的唯理论和哈里斯的普遍唯理论为一方,与孔狄亚克的洛克理论和霍恩图克的经验主义为另一方的争论。

(4) 现当代时期的两线斗争。

现代语言学的两线斗争首先表现在“谱系论”与“波浪说”之间,以及青年语法学派与方言地理学派之间的斗争。“谱系论”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的施莱歇尔。他认为,世界上有不同的语系,每个语系都有它的原始语。这种原始语好像一条树根,所有同系的语言都是由这条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所以每种语系都可以画出一棵完整的谱系树。他的学生施密特不完全同意赞同老师的观点,他提出“波浪说”来补充。他认为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像树干与树枝那样整齐的关系,只要它们之间有接触,就会形成各种波浪的关系,包括音变在内的语言变化便会在特定地区的方言甚至语言之间不断扩散。青年语法学派把历史比较语言学带入高峰期。他们的口号之一是“语音规律无例外”,充分体现了“整齐论”的精神。与此相反,以舒哈尔德(H. Schuchardt)为代表的“词与物”学派、浮士勒唯美学派和新语言学派则站在“参差论”的立场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舒哈尔德的学生吉耶龙(J. Gilliéron)提出与“语音规律无例外”相对立的口号: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普通语言学的两个奠基人索绪尔和洪堡特有他们的共同点,即善用两分法,比较全面、深刻地论证了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他们的不同点是索绪尔在全面论述的基础上倾向“整齐论”,强调语言的、内部的、共时的语言学;

洪堡特在全面论述的基础上较倾向“参差论”,强调语言的民族性、文化性、创造性。在洪堡特与索绪尔之后,“整齐论”的继承者是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形式主义语言学;“参差论”的宣传者是社会心理学派、伦敦学派、系统功能语法和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语言学。总的说来,在语言学史上“整齐论”一方偏重于超社会的、理论的、形式的、有规则的、整齐的、同质的、相对静态的语言的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善于运用公式与推理;“参差论”一方则偏重于社会的、实际的、功能的、不规则的、差异的、异质的、相对动态的言语的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善于运用调查与统计的方法。

3. “三解放”

吕叔湘在总结语言学史时说:回溯语言学的历史,最初是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的,到了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才使语言学摆脱狭隘的使用目的,以寻求语言发展的规律为号召,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解放。但语言学仍然被视为历史科学的一支。到了20世纪初,以索绪尔为代表,提倡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是第二次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陆续形成许多流派,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语言的规律为唯一任务,直到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又一次解放。

(二) 语言学研究的小结

语言学史的“五段两线三解放”,实际是点、线、面三结合的关系。“五段”是语言学史的五个断面;“两线”是贯穿语言学史的两条路线;“三解放”是语言学史上三个里程碑的起点。综观语言学的历史,是一段否定之否定、不断前进的历史,每个阶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暴露了存在的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地展开新的探索。同时,我们再一次看到矛盾运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两线斗争正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体现,我们必须对双方都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一定要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去检验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即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各个阶段的新旧学说与不同流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汲取其精华以及一切合理的内核,反对绝对地排斥或盲目地照搬。当然,马列主义只能起指导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语言学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上一切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我们都应加以肯定和继承。

四、语言学的意义

如上所述,语言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立体性学科。一方面,它受到不同时代多种学科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曾在科学体系的某些领域起到领先的作用。例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就被运用到文学、神话学、宗教与法学等领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到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学、教育学、建筑学以及音乐等领域;形式主义语言学的转换生成方法不仅对神话学、民俗学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被运用到机器翻译中。

在交叉科学蓬勃发展的今天,语言学的作用和意义更为重大。首先,科学技术现代化需要语言学。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计算机的出现和运用。正是由于有

了计算机,信息和信息处理问题才从根本上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今天,情报资料检索、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统统离不开计算机,而计算机义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因为语言文字是信息和信息传递的载体。语言学可以为计算机提供语言文字方面的必要知识。其次,语言教学和研究离不开语言学。大家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又反作用于实践,对实践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语言理论来源于语言教学和研究,正确的语言理论又会对语言教学和研究有指导和推动作用。例如,在我国,语言学家就曾引进西方的语言理论推动了我国音韵学和语法学以及外语教学的研究。不少中国语言学家在研究本国语言的实践中,总结出不少理论,同样丰富了人类语言理论的宝库。中外语言学家总结出来的语言理论都对我们今天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再有,制定和理解语文政策都离不开语言学。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语文政策,中国也不例外。今天的汉字应如何简化?普通话应如何推广?汉语应如何规范化?这些都需要语言学的知识。此外,语言学对文学的创造、欣赏和翻译,对语言的特殊运用或一般现象的解释,都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特别是语言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语言学对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医学、数学……都是不可忽视的学科。

第一章 语 言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

语言与言语这个问题,在别的学科或别的范围里很少有人去讨论,平时人们也不大去理会或追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少人把语言和说话混为一谈,往往认为中国人说的话就是汉语,英国人说的话就是英语。对不对呢?不对。把人们所说的话同他们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它们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却不是一回事。

一、语言

人们天天都在使用语言(language),但是未必都知道语言究竟是什么。语言是什么呢?让我们观察一下小孩学说话的过程就清楚了。一个婴儿从他牙牙学语之时起,总是先模仿学习一些单词,比如,“爸爸”“妈妈”“奶奶”“瓶瓶”“球球”,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词汇量逐渐增加。起初只能用单个的词表达比较笼统的意思,尔后是说两个词、三个词的短句。慢慢地由独词句、双词句、短句过渡到学会说较长的句子,表达比较准确、复杂的意思。小孩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学会说话的。他们反复听了周围别人说的话,听了在某种场合下的各种表述,加上父母、亲人的反复教习、纠正,于是逐渐学会把重复的要素同一定的意义联系起来,理解并分出要素,记住它们,而且试图在相应的环境中再现它们。与此同时,他们还逐步掌握并实际运用组合这些要素的规则,从而不自觉地掌握了本族语语法的基本部分。可见,小孩学习语言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词汇和语法的过程。小孩当然不懂什么叫“语法”,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掌握了许多语法规则,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使用得很好。

学习外语的情况也是这样。任何人想要学会一种语言,就得学习和掌握该语言一定数量的词语和基本的语法规则,不这样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说语言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总和。再深入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语言还包括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因为每一个语言成分(词汇成分、语法成分)都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音为语言成分提供表现形式,语义则是语言成分的内容。语音、语义、词汇、语法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紧密配合共同组成完整的语言系统。

有人说由词汇和语法组成的语言存在于词典和语法书中,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词典和语法书,词典和语法书只能部分地反映语言,而且永远不可能全面地反

映语言。那么语言在哪里呢?到哪里去寻找它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仔细考察人们的言语活动,从人们的言语中把它找出来。

二、言语

言语(speech)是人们讲话的行为和所讲的话(包括写下来的话)。言语不同于语言,运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不见得会有同样的言语。语言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工具,而言语则是个人对语言的使用及其结果。

讲话也叫“言语活动”(speech act),是运用语言的行为动作,而不是具体的语言。例如,《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有这样一段话:“且说黄盖卧于帐中,诸将皆来劝问,盖不言语,但长吁而已。”我们现在也还常说“某某人不言语了”这样的话。十分明显,这里的“言语”指的正是运用语言的行为而不是语言。

人们所讲的话和所写的话也叫“言语作品”(speech works)。它是使用语言的产物。例如,我们运用汉语说或写出来的一个个具体的句子(甚至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就是言语作品。班固《汉书·贾捐之传》载杨兴的话:“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这儿的“言语”指的是贾捐之(字君房)所写的文章。语言是整个社会公有的交际工具和体现思维的工具,但是任何个人使用这个工具所构成的“言辞”已经不是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的产物,即言语作品。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而说的话或写下来的话就是言语作品(下面谈语言与言语的关系主要是谈语言与言语作品的关系)。

语言与言语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语言只是言语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深入一步看看言语之中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三、超语言的剩余部分

说话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人们所说的话也是多样异质的。我们不能把言语作品简单地归为语言,为了弄清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有必要对这多样异质的言语进行“提纯”,把语言从中分离出来。

句子是言语的最小单位,任何一个句子都是说话人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而说的。而组成句子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及规则跟句子所表达的特定内容是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比如,我们可以用汉语来讲语言学的内容,也可以用汉语来讲文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内容。例如,“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句话表达的是一项语言学内容,“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可是就句子中所包含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以及把它们组合起来的语法规则来讲,它们与语言学、哲学思想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当然,句子是由特定的词语组成的,句子的意义是由这些词语的意义组合而成的。但是句子的整体意义(思想内容)并不等于词义的简单相加,而且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往往受到特定的言语环境(上下文、背景情况等)的规定和制约,离开了具体的言

语环境,许多句子的意义就是不明确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表达特定思想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成分区别开来。

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大家来说是共同的,具有社会性。但是个人在讲话时,为了表达某一思想内容而选用哪些词语、什么样的句式,使用哪些语法规则等,则完全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开口就是“之、乎、者、也”,而祥林嫂在她精神受了极度刺激之后一说话就是“我真傻,真的”。正是这种使用语言的个人特点,使得这两个典型人物的个性更鲜明、更突出。有时,就是表达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人说出来的话常常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甲说:“小王打破了一个漂亮的杯子。”乙说:“小王把那个好看的杯子碰碎了。”丙说:“那只美丽的杯子给王同志摔破了。”……人们对词汇、语法的选用是自由的,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它属于言语中的个人因素。我们必须把社会全体成员共有的语言跟词汇、语法的个人选用区别开来。

人们使用语言时并非百分之百地循规蹈矩、遵照“社会公约”,而往往带有一定的创造性。比如,创造和使用一些新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这种成分在没有得到社会的确认之前,它只是个人的,不是社会的,也就不是语言成分。例如,有人把“公鸡”称为“阔客”(英语“cock”的音译),也有人称之为“五德”(古人认为公鸡具有“文、武、仁、勇、信”五种美德),别人听不懂,社会不承认,它就是非语言的东西。有人比照英语动词“sink sunk”的模式造出动词“think”的过去分词“thunk”,比照“dog—dogs”的模式造出“sheeps”“mouses”等复数形式,因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就不能成为正式的语言成分。这种情况在儿童和初学英语的外国人当中是颇为常见的,一旦他们认识到错误就会自觉地加以纠正。当然也有类推成功的例子,例如用“cows”取代“kine”作为“cow”的复数形式。

并不是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地使用语言。个人误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的现象是常有的。这些误用的成分得不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因而是非语言的成分。如前些年有些北京人,特别是女学生、女青年把一部分以“u(w)”起头的零声母字念成以“v”开头的音节:“温”(well—ven),“威”(wei—vei),“汪”(wang—vang),等等;福建人讲普通话有时受方言影响将“客人”说成“人客”,“台风”说成“风台”,“母鸡”说成“鸡母”;新中国成立前广州的商人因为避讳,忌说“猪舌”(“舌”与“蚀”同音)而说“猪利”,忌说“猪肝”而说“猪润”,忌说“通书”(黄历)而说“通胜”,等等。前些年在一些刊物里诸如“暴风雪权威着一切”“杀猪声喜庆着山村”“贵宾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等句式亦时有所见。这些误用成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就是非语言的成分。

每个人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特点。平时在熟人当中,只要听一听声音就能判断是谁,所谓“闻其声如见其人”。同样一段文章让不同的人读,听起来不同,就是因为各人的嗓音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叫“声纹”。但嗓音的不同并没有改变语言成分以及句子的性质,因此这种属于个人的声纹差异当然也不属于语言。

各类韵文都有一定的格式。诗有诗律,词有词谱。比如,拿七言律诗来讲,每首八句,每句七字,并且依照一定的平仄顺序排列,韵脚位置固定,讲究对仗等。至于“词有定句,句有